

人社研究者的墓誌銘

五月中的時候，國科會召開了 114 年度學門召集人的聯合座談會，在這一個像是各大領域掌門人的集會中，主委特別勉勵各個學門應該多進行跨領域交流並致力於追求原創知識，除此之外，他也特別強調應該減少對量化指標的過度依賴，讓研究成果可以真正貢獻於社會。主委的宣示獲得了許多學門召集人的正向回應，也成為各個學門未來各項學術工作推動的一項重要依循。

對於人文處來說，主委的理想應該更接近於期勉大家可以發揮學術研究的「影響力」。畢竟人社領域學門性質多元，堪稱各個學術處之最，很難說每個學門都可以做出某些具體的「產出」來貢獻社會，但是理應每個學門都有機會做出擲地有聲的研究而對學術或社會發揮影響。如果將人文處的各個學門看做一條光譜，以質性詮釋見長的文史哲相關學門若在一個端點，那麼量化檢定為主的實驗心理相關學門則是另一個端點，中間是一條歧異度很大的分布。面對這麼多元的不同視角，界定一個大家都能適用的影響力基準並不容易，但這是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

在人社領域裡面，可以觀察到有的學者努力追求自己未來的墓誌銘上可以刻著「這位仁兄曾在 OO 領域裡發表 911 篇 SSCI 文章（備註：離世後又多了 5 篇）」，但也可以發現有的學者致力於追求「這個人曾經在 OO 領域具有非凡的影響力」這樣的評語。過去，或許這兩種派典各有擁護者，但是在各種 AI 工具不斷推陳出新之後，前者的意義恐怕會逐漸式微。因為 AI 逼迫人社學者需嚴肅思考自己不可取代的價值，要有創見跟洞察地回應當代社會的問題，不能僅以堆疊論文的數量作為滿足。對於社會上發生的問題，如果偶爾會腦霧的 AI 都可以回答到像不像七分樣的地步，那麼人社學者可以做到另外的那三分樣嗎？如果無法，恐怕人社研究的重要性都會被大打折扣。

過去，國科會對於學者過度追求論文量化生產所產生的弊病已經有過許多討論，例如導致速成的學術氛圍，囿於時間及業績的壓力，許多學者開始選走安全的路，怯於挑戰較具冒險性的創新，寧可花時間拼湊大量卻零散的發表點數，而不投注在大型的理論創見與知識深化。對於社會的影響力就更不用說了，當點數就可以換算成各種利益的時候，當然衝刺輕薄短小的論文，累積即使已與社會脫節的著作，這些產出除了影響力有限之外，恐怕也不利環保。未來，我們會直面這樣的問題，透過與學門成員共同研析，賦予學術及社會影響

力一個合理的具體衡量方式，希望可以逐步地回應這樣的狀況，重拾人社研究的價值。

回到這一期的《簡訊》主題，在發燒專題的部分，幾位學者從歷史、文化、生態與知識保存等面向，探討臺灣與東亞的自然環境變遷與地方行動實踐。這些文章共同呈現了臺灣在自然認識、知識重建與文化實踐上的多元圖像，為探討地方與環境永續提供了豐富的解析視角。在聚焦學門的部分，這次共有包括體育、應用科學、資訊教育、藝術設計、人類學及管理學等學門領域跟我們分享學門的概況，幾乎每個學門的回顧都涉及了 AI 對於相關知識領域的衝擊，這顯然是大家需共同面對並彼此借鏡的課題。在學術日常的部分，不同領域的學者分享包括數位治理技術、科學解釋多元論、入世消費行為研究、眼動儀應用等主題，有理論及問題意識的主張，也有不同研究方法論的倡議。最後餘音繞梁的單元，記載了人文沙龍「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在東臺灣」、「百年故宮的時空之旅」、「國立臺灣文學館何以立在府城中心」的演講內容，以及人社中心所辦理之「道教與創作跨領域論壇」的會議紀要，內容十分豐富。

這些內容的點滴都是這陣子整體人社學者學術產出及社會觀察的珍貴集結，這些文字雖然沒有 citation index 的立即效益，但卻具有人社研究外溢的影響力，這也是我們在日後會更加看重及關注的部分。

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處處長

黃俊儒

2025 年 6 月